

## 焦點評析

# 美日韓同盟體系新動向對中國安全的影響及應對之策

## New Developments in US-Japan-Korea Alliance: implications and responses for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姜龍範 *Long-Fan Jiang*

天津外國語大學國別與區域研究院院長  
*Dean, College of Country and Regional Studies*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一、亞太版「北約東擴」導致中國周邊安全形勢異常嚴峻

俄烏衝突業已陷入膠著狀態，美國成功地把這場衝突拖入持久戰。美國通過歐洲版「北約東擴」，初步實現了削弱乃至於拖垮俄羅斯的戰略目標。美國在傾盡全力對付俄羅斯的同時，不斷加大對中國的圍堵力度，頻繁在中國家門口「秀肌肉」，拼湊各種反華小圈子，不僅在臺灣問題上肆意踐踏中國底線，而且極力推動亞太版「北約東擴」的進程，試圖在亞太地區開闢針對中國的「第二戰場」，讓中國成為「第二個俄羅斯」。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Jens Stoltenberg*) 公開叫囂：「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是嚴重挑戰。」公然將中俄捆綁在一起，拜登政府則把中國定性為「危險程度超過俄羅斯」的競爭對手。

中美競爭已進入全方位、多領域、常態化的複合型博弈狀態。中美競爭從傳統的地緣政治博弈已蔓延至經濟領域、前沿科技、價值體系等諸多領域，競爭形式日益變得立體、多元而複雜。美國試圖以價值觀為紐帶，組建所謂「民主聯盟」、「供應鏈聯盟」、「科技聯盟」，旨在封鎖中國的進一步發展空間。

美國新版「印太戰略」將改變中國的行動計畫調整為「塑造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使亞太地區成為服務美國戰略利益的地緣政治競爭與對抗的博弈場。為此，美國編織出一張張圍堵中國的細密大網，如《美日印澳四邊機制（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奧庫斯（AUKUS）》、《美英加澳新五眼聯盟（Five Eyes）》和《印太經濟框架（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IPEF）》等，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將更趨複雜且嚴峻。

日本和韓國是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兩個重要支點國家，也是美國介入和主導東北亞地區國際事務的重要抓手。美國是亞太版「北約東擴」的「操盤手」，日本則是「接盤俠」。美國認為，韓國在維持亞太地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中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美日同盟同美韓同盟相比更為重要，鑒於美日同盟已經成為僅次於北約之外的全球性軍事同盟體系，美國推動的「印太戰略」主要以日本為戰略基點。然而，美韓同盟的功能以美國在韓國部署薩德為契機悄然發生變化，其針對中國和俄羅斯的意味日益濃厚，韓國的戰略地位隨之陡然上升。2022年2月11日，美國白宮公佈了新版「印太戰略報告」，特別強調「深化與日本、韓國的盟友合作」，打通日韓以拓展美日韓三邊合作體系。美國的戰略判斷是，俄羅斯經過這場戰爭後勢必元氣大傷，根本不足為慮，而中國才是「最嚴峻的競爭對手」和「頭號敵人」，必須全力對付中國。北約針對俄羅斯的強硬制裁和遏制行動，不過是未來針對中國的一次預演和準備。可以預見，美國有可能借俄烏衝突在台海「拱火」挑事，迫使中國動手解決臺灣問題。正如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提醒中國：「無論俄烏衝突最後結果如何，美國都會向中國下手。」已有跡象表明，美國業已開始騰出手全力對付中國。

## 二、美日韓同盟體系的新動向新趨勢

2022年5月20日，拜登總統對日韓兩國進行為期五天的訪問，這是其自上任以來首次對亞洲盟國的訪問，目的是與亞洲盟友共商遏制中國的大計。

第一，日美同盟體制正從雙邊層面邁向全球範疇，日本已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策動「反俄反華」勢力的「大本營」。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日本表現異常活躍，追隨美國對俄制裁力度甚至超過了北約成員國。從對華政策上來看，近年來日本緊隨美國並調動一切資源和手段頻繁挑戰中國的核心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將烏克蘭危機與台海問題刻意關聯起來，大肆渲染中國「威脅」。岸田首相宣稱「絕不允許（中國）以武力改變現狀」。日本甘願充當反華的「急先鋒」，深得美國認可和信賴。在拜登總統訪日期間，舉辦第二次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導人面對面峰會，並啟動《印太經濟框架（IPEF）》，依託這一框架打造孤立中國的經貿聯盟，以對沖中國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第二，無論從綜合國力還是價值取向來看，日本無疑是美國在亞太地區落實遏制中國的重要前沿陣地。拜登總統訪日期間，雙方有可能協商並達成如下事宜：其一，在日本全境部署中程彈道導彈，以形成對中俄的戰略威懾。其二，推動以日本為戰略基點的「亞洲版北約」的戰略進程，這一舉措不但符合美國的全球利益，也有助於推動「北約全球化」。日澳兩國已於今年1月簽署《互惠准入協定》，兩國關係達到「准同盟」水準。近期，日英兩國也簽署《互惠准入協定》，該防務協定將允許日本和英國軍隊共同開展訓練、聯合演習和救災行動，深化兩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合作。目前日英兩國公然聯合對華制衡，日英同盟復活已成大勢所趨。中美貿易戰爆發後，日本和歐盟走得更近，日本不僅煽動歐盟與中國進行軍事對抗，還與歐盟搭上線強行「碰瓷」中國。5月12日，岸田首相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舉行會晤並發表聯合聲明，決定擴大在印太地區的協作範圍，以應對中國崛起。其三，隨著中國在印太地區表現強硬且俄烏戰爭動搖全球安全秩序基礎，美國將推動日本與《五眼聯盟》展開合作，日本有可能成為「第六隻眼」。其四，試圖瓦解「一中」政策基礎。美日兩國以台海問題為切入點，進一步加大對華遏制力

度。美國唆使日本出臺日本版《與臺灣關係法》並向臺灣軍售的可能性進一步加大。

第三，在美國總統的亞洲之行中，拜登首開先例先訪韓再訪日，充分說明美方試圖以此為美韓關係賦予特殊意義，其目的在於進一步拉攏韓國。文在寅政府曾奉行中美之間不「選邊站隊」的平衡外交，從而被打上「親華」烙印。尹錫悅總統則在競選期間公開宣稱美國是韓國唯一重要的盟友，並主張大力強化韓美同盟，同時還不斷地向日本拋出「橄欖枝」。因此，美國試圖利用新任總統親美近日的有利時機趁熱打鐵，一方面強化美韓同盟，另一方面斡旋日韓關係走向改善，最終強化美日韓三邊合作體系。此外，韓國有可能迫於美國壓力承諾追加部署薩德或中程彈道導彈，勢必會引發中國的強烈反制。一旦朝鮮發射洲際導彈或進行核子試驗，將會給韓國提供合理藉口。值得關注的是，韓國已經加入「北約網路安全防禦卓越中心」，這是北約勢力首次在國家層面涉足亞洲地區的安全事務。北約選擇文在寅總統卸任前夕予以公佈，乃是為新總統尹錫悅鋪平道路。未來韓國有可能直接參加《印太經濟框架（IPEF）》，並有限參與《QUAD+》、《美英加澳新五眼聯盟（FVEY）》等反華合作機制，這也將會成為檢驗韓國新政府是否反華的「試金石」。

在美日韓三邊關係中，美國居於絕對的領導地位。為有效應對朝鮮的威脅以及中國和俄羅斯的軍事存在，美國一直謀求強化美韓同盟和美日同盟。同時，在美日韓三邊關係中，美國極力構築起三邊安全協作體系。在韓國保守派看來，日本是與其「共用民主價值的安保夥伴」，況且兩國已於 2016 年簽署《軍事情報保護協定》，為日韓加強軍事交流奠定了堅實基礎。倘若美國從中有力斡旋和精心打造，美日韓三邊同盟體系構建之後將對中國的周邊安全環境帶來不容估量的消極影響。

### 三、中國政府的因應之道

面對美日韓三邊同盟體系出現的新動向與新趨勢，中國仍需冷靜觀察，保持戰略定力，勿被美日韓帶亂節奏，適時調整政策，統籌佈局，應對挑戰。

目前階段，針對中韓關係和中日關係的戰略定位宜作出如下考慮：適度拉住韓國，勿使其全面倒向美國；富有策略性地爭取日本，尤其是加大從經濟領域和經濟界人士入手，推動其對日本右翼保守勢力形成一定程度的制衡，從而打破美國在東亞地區對中國的圍堵之勢。具體而言：

第一，在尹錫悅總統執政初期，採取打拉結合的平衡之策。尹總統上臺後，會採取諸多對中國不利的政策和舉動。譬如，韓國保守派智囊一直呼籲韓國加入《Quad-Plus》的必要性，這也成為尹錫悅總統的競選綱領。《四方安全對話》是美國《印太戰略》的重要支柱，韓國或參與《Quad-Plus》，將對中國的戰略佈局帶來巨大損傷。再如，在朝韓、朝美對話窒礙難行的狀態下，韓國將希望寄託在中國對朝鮮施加「影響力」上。而朝核問題持續發酵以及半島局勢「敵意螺旋」不斷攀升，韓國遂順勢將責任推向中國，通過在涉華問題上不斷強化美韓合作，以達到「以華制朝」的目的。中國應保持與韓國的高級別交流，密切關注和掌握其對華意圖。若韓國採取實質性行動對中國形成威脅或遏制，我方需逐漸冷卻關係，在政治上降低交流級別，經濟層面逐步限制韓國大企業的投資和專案等，使其對我貿易順差減少，從而增加韓國大企業、韓國經濟部門以及在野黨對其施加壓力。以壓促談，打拉結合，使其回歸至務實且在中美之間保持平衡的外交路線上來。

第二，密切關注日韓武器部署、作戰計畫及導彈研發動向。美韓終止《美韓導彈指南》後，韓國可以根據需要發展任何一種彈道導彈，包括中遠端彈道導彈甚至洲際導彈。美韓也簽訂了太空協議，韓國參與進太空開發，且在軍事上可將偵察衛星送入低軌道。美韓軍事合作正在發生重大變化，或將引發半島軍備競賽，更會嚴重威脅中國本土安全，值得予以高度關注。如韓國未來研發危及我本土安全的武器裝備或導彈體系，需對此進行積極防禦，並對韓國提升施壓層級。

第三，依託《RCEP》制度框架平抑美日韓同盟體系的消極影響。從美國主導的《印太經濟框架》的初步跡象來看，由於存在諸多制度弊端和先天漏

洞，日本對此態度遊移患得患失，利用日方存在的這一「軟肋」，中國可以注重積極利用《RCEP》的制度平臺，制定具有針對性和實際可操作性的互惠共贏政策選項，著力將日本和韓國吸引過來，尤其是多做日本經濟界高層人士和韓國財界人士的說服工作，敦促其成為影響本國政府奉行強硬對華政策的有效制衡力量，可能會取得立竿見影的顯著效果。

第四，以中日韓非傳統安全合作帶動傳統安全合作向好邁進。鑒於韓日兩國在傳統安全問題上深受美國的制約和破壞，可以從非傳統安全入手進行合作，如東亞地區霧霾和沙塵暴治理、文化遺跡的保護、反恐合作、公共衛生緊急聯防機制等，將會極大地改善中國與韓日民間關係，消除官方發展中一系列制約因素的負面影響。

第五，謀求中韓民間關係不斷改善。應通過積極的人文交流奠定價值觀包容、相互借鑒以及民間互信的基礎。可重點推進在青少年交流、文化藝術、學術研究等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以增進兩國國民之間的相互理解和友好信任。同時，加強中韓地方之間合作，探討中韓地方的合作開發項目；加強與韓國在野黨的友好交流，可考慮採用 1.5 軌對話。同時，應適時解除所謂「限韓令」，以扭轉韓國民眾對中國的消極認知和負面印象。

責任編輯：李欣樺